

「日」吉本芭娜娜
よもぎにそよ

著

张唯诚译

N · P

N·P

吉本芭娜娜 著
よもとはな

张唯诚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N·P / (日) 吉本芭娜娜著; 张唯诚译. —上海: 上海
译文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5327-4584-5

I. N… II. ①吉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80630号

N·P 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1990 by Banana Yoshimoto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Shoten
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3-351号

N·P [日] 吉本芭娜娜/著 张唯诚/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61,000

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 001—8, 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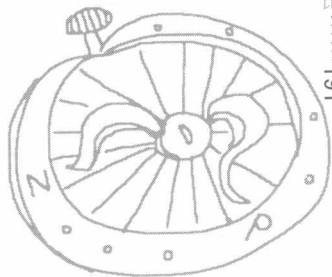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7-4584-5/I·2589

定价: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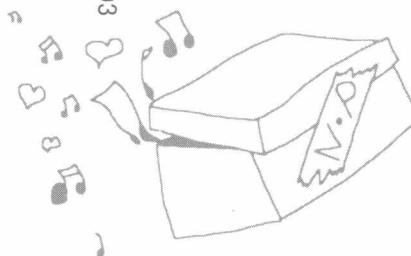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64745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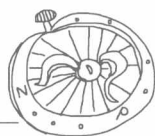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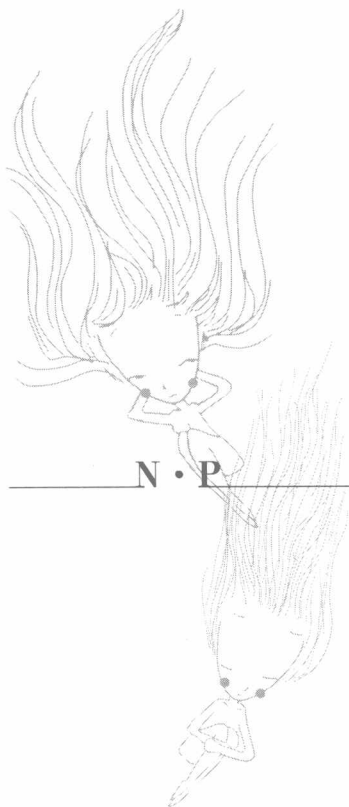
..2..1..
后记.....191
N.P.....001



..3..
文库版后记随笔.....193







据我所知，这个叫高瀨皿男的人是位忧郁的作家，住在美国，在他那忧郁的生活中抽空写写小说。

四十八岁自杀身亡。

和已经离婚的妻子育有两个孩子。

小说集成一册，曾在美国红过一阵。

书名叫《N·P》。

书中收录了九十七个短篇，都极短，散文一般地依次罗列，大概这位作家是个没长性的人。

这些事是从我昔日的恋人庄司那里得知的，他发现了这位作家未曾发表的第九十八篇小说，并且把它翻译了过来。

讲完怪谈百物语的第一个故事时总会发生些什么，而在那个夏天，我的体验就恰如那第一个故事，仿佛真切地经历了那种事情。浓烈的空气，宛若被夏日的天空吸进去的心情，不错，那就是一个发生在那些短暂时日里的故事。

是哦，回想起来，我是在高中时见到高瀨皿男的两个孩子的。只有一次，距离现在五年多了。

那天，庄司带我去参加出版社的聚会。会场很大，硕大的餐桌上摆满银制的餐具和各色菜肴，很多人聚在几个兰花形小吊灯下谈笑风生。

其他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，所以当我发现他们时，心中涌起一阵喜悦。

庄司正同别人聊得起劲，我悄悄挪动了一下位置，来到一个可以更方便观察他们的地方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已在梦中和这两个人见过好多次。不过很快我便回到了现实中，我明白，不论是谁见到他们俩，都会产生和我同样的感觉。

不经意间诱发乡愁的男女。

见我出神地盯着他们，庄司说：“那两位就是高瀨先生的遗孤。”

“两人都是？”我问。

“听说是异卵双胞胎。”

“挺想和他们聊聊的。”

“我来介绍一下吧？”

“我在这儿就是以年满二十的身份出现的，瞧你小心翼翼的样子！”我笑道。

“那就好。走吧，我为你介绍。”庄司也笑了。

“算了吧，还想再看看他们。”我觉得以现在的距离观察恰到好处，搭起话来就难以细细打量了。

关于这两个人，我只知道他们是高濂皿男年轻时结婚生下的孩子，年龄和我相仿。他们很小时高濂皿男就离开家了。高濂皿男去世后，他们和母亲一起搬到了高濂在日本的家中。

我望着他们心想，这两个人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。

两人都是高挑个儿，棕色头发。女孩肌肤娇嫩，光滑饱满，双腿紧致，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，宽肩敞领的礼服配上天真无邪的脸蛋，透出令人新奇的明快气息。

男孩长得也很帅气，虽然目光有些暗淡，但身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健康，眼神中有一点天生的狂野，让人感觉得到遗传的痕迹。

两人似乎很爱笑。自始至终都在聊着什么，满脸笑意地望

着对方。

看到这情景，我想起自己也有过类似的心境。

那是我去附近一个植物园散步时的事情。一对母子在草地上随意而卧。植物园很大，几乎没有人，碧绿的草地上洒满金色的夕阳，年轻的母亲将六个月大小的婴儿放在一方白色毯子上，既没逗孩子玩，也没有笑，只是愣愣地注视着婴儿，不时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天空。

阳光穿过母子俩的鬓发，那鬓发在风中轻柔地飘动，这有着浓重阴影的光景颇像一幅魏斯^①的图画定格在我心中。

我的目光突然变得很遥远，仿佛成了神的视线，幸福和忧伤融在一起，汇成一幅夕阳下永恒的风景。

高瀚姐弟的周围似乎也弥漫着类似的氛围，那是明媚夕阳下的忧郁。即使再年轻，再快乐，那忧郁也无法消散，也许这就是流动在血液中的才华在显现吧。

我问庄司：“你要译高瀚皿男的小说？”

^① 安德鲁·魏斯（1917—1996），美国当代新写实主义画家，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和独特的怀乡写实作风，以贴近平民生活的主题画闻名。

“是啊。”他看着我，有点得意地回答。

“题目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什么的首字母。”

“是《N·P》。”

“《N·P》是什么？”

“North Point 的缩写。”

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从前有首曲子，名字就是 North Point^①。”

“是首什么样的曲子呢？”

“嗯……非常忧伤的曲子。”庄司说。

① 当代电子音乐大师 Mike Oldfield 1987 年推出的专辑《Island》中收录的一首歌，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的悲哀，咏唱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。

那天，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突然吵醒。

“……喂？”我从被窝里伸出手，拿起话筒，耳边传来姐姐低低的声音：“风美吗？是我，你好吗？”国际长途特有的断断续续的声响让我清醒过来。

“有什么……有什么事吗？”

屋里幽暗恬静，看看表，清晨五点钟。透过窗帘的缝隙能看到外面黎明的天空还罩着沉重的灰色。梅雨还没结束呢，我怔怔地想。

“没什么事，就是打个电话。”姐姐说。

“又忘记时差了吧，现在这里是早上五点。”

“抱歉抱歉。”姐姐笑起来。她嫁到了伦敦。

“那边是什么时间？”

“夜里八点。”

想想时差，总觉得不可思议。难得相通的那条电话线也显得珍贵起来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梦见你了呢，”姐姐道，“在我们家附近，你在走路，挽着一个比你年长很多的男人。”

“附近？你是说伦敦？”

“是呀，就在我们家后面的教堂那里。”

“真是那样就好了。”我高兴地说。姐姐的梦总是很准，一直以来都是。

“可是总感觉两个人挺难过的，也不跟我打招呼。那男的个子挺高，有些神经质的样子，穿一件白毛衣，而你不知道为什么穿着水兵服，所以呢，给我的印象倒像一对偷情的男女呢。”

“我没有！”

虽然嘴上那么说，但我还是吃了一惊，姐姐在梦中看到的一定是我和庄司。

可是姐姐并不认识庄司。

“这么说，我的直觉也不准咯。”

“嗯，没猜中。”

我一面答话一面想，这是否是某种前兆呢？这阵子我想起他的次数确实多起来，每次只一瞬间，而且方式也不同于回

忆。在雨中，在黝黑潮湿的柏油路上，在街角闪光的窗户上，那面容会忽地一下闪现出来，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忘掉他。

“姐夫好吗？”

“嗯嗯，很好，入冬后要和我回日本呢，你和妈妈碰面了没有？”

“嗯，常见面，她也想你呢。”

“代我问她好。吵醒你啦，对不起，回头再打吧。”

“把时差弄清楚再打。”

“明白了，你也要当心，不要陷入悲哀的不伦之恋哦。”
姐姐笑了。

我“嗯嗯”应着挂断了电话。

放下话筒，屋里的寂静真真切切地向我压来，这是一天开始前的时刻，新的一天还没有真正到来。

我心里有事，下了床，打开桌子下面的合叶拉门，里面有个匣子，我并不常动。打开匣子，里面有一包陈旧的《N·P》手稿、活页封面和一块沉甸甸的劳力士手表。

这些是庄司的遗物。

他是四年前服安眠药自杀的，自从我拿到这些东西以后，它们便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。

即使是白天，在我工作的大学研究室里，当遥远的警笛声掠过街市，引得我突然凝神静听的时候，我总是觉得那声音离我家很近。每当这时，那些东西便会浮现在心头，对我而言，它们是如此沉重。

仿佛要确认一下似的，我拿起它们，又放回原处。然后钻进被窝，再次进入梦乡。

在我十九岁之前，我们一家三口：母亲、姐姐和我住在一起。

我九岁、姐姐十一岁那年，父母离婚了，因为父亲喜欢上了别的女人。

母亲原来是一名口译工作者，经常飞来飞去。为了照料我们，开始做书面翻译，这样可以在家里工作。从初稿翻译到会议纪要，什么工作她都揽来做。

父亲离开家以后，生活虽然寂寞，但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三个人住在一起，年龄和角色似乎每天可以转换好多次。一个人哭泣，另一个人就来安慰；一个人说沮丧的话，另一个人就进行鼓励；一个人撒娇，另一个人就亲切地给予拥抱；一个人生气，另一个人知错就改。

慢慢地，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。

母亲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，决定教我们英语。一过晚上十点，大家就把笔记本摊在厨房的餐桌上，开始一个小时